歐陽修集/卷1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九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三・集古錄跋尾卷十

► 書簡卷第一

【唐王重榮德政碑〈中和四年〉】

右《王重榮德政碑》，歸仁澤撰，唐彥謙書。重榮當唐之末，再逐其帥，遂據河中。雖破黃巢，平朱玫之叛，有功於一時，而阻兵召亂，為唐患者多矣。碑文辭非工，而事實無可採，所以錄者，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，善譽不能掩惡也。考重榮之碑，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，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，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。彥謙以詩知名，而詩鄙俚，字畫不甚工，皆非余所取也。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。

【唐張將軍新廟記〈龍紀元年〉】

右《張將軍新廟記》，李巨川撰，唐彥謙書。張魯事，史傳詳矣，巨川文辭匪工，所錄者彥謙書爾。彥謙書頗知名於世，故略存其筆跡也。

【唐花林宴別記】

右《花林宴別記》，唐竇常撰。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。余在滁陽，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，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岩，隱隱有字，亟命模得之。

【唐潤州陀羅尼經幢】

右《陀羅尼經幢》，今在潤州寶墨亭中。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，字畫頗為世俗所重，故錄之以備廣採。

【唐王藻詩〈沈傳師、李德裕唱和〉】

惠泉在今荊門軍。余貶夷陵，道荊門，裴回泉上，得二子之詩，佳其詞翰，遂錄之。逮今蓋三十年矣。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人書楊公史傳記】

右《楊公史傳記》，文字訛缺。原作者之意，所以刻之金石者，欲為公不朽計也。碑無年月，不知何時？然其字畫之法，乃唐人所書爾。今才幾時，而磨滅若此，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？楊公之所以不朽者，果待金石之傳邪？凡物有形必有終敝，自古聖賢之傳也，非皆托於物，固能無窮也。乃知為善之堅，堅於金石也。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。

【張龍公碑〈乾寧元年〉】

右《張龍公碑》，趙耕撰。云「君諱路斯，潁上百社人也。隋初明經登第，景龍中為宣城令。夫人關州石氏，生九子。公罷令歸，每夕出，自戌至丑歸，常體冷且濕。石氏異而詢之，公曰：『吾龍也。蓼人鄭祥遠亦龍也，騎白牛據吾池，自謂鄭公池。吾屢與戰，未勝。明日取決，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，系鬣以青綃者鄭也，絳綃者吾也。』子遂射中青綃，鄭怒東北去，投合肥西山死，今龍穴山是也。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，亦可謂怪矣」。余嘗以事至百社村，過其祠下，見其林樹陰蔚，池水窈然，誠異物之所托。歲時禱雨，屢獲其應，汝陰人尤以為神也。

【瘞鶴銘】

右《瘞鶴銘》，題云「華陽真逸撰」，刻於焦山之足，常為江水所沒。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，往往只得其數字，云「鶴壽不知其幾」而已。世以其難得，尤以為奇。惟余所得六百餘字，獨為多也。按《潤州圖經》以為王羲之書，字亦奇特，然不類羲之筆法，而類顏魯公，不知何人書也。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，今不敢遂以為況者，碑無年月，不知何時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。

【黃庭經一〈永和十二年〉】

右《黃庭經》一篇，晉永和中刻石，世傳王羲之書。書雖可喜，而筆法非羲之所為。《黃庭經》者，魏、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。今《道藏》別有三十六章者，名曰《內景》，而謂此一篇為《外景》，又分為上、中、下三部者，皆非也。蓋《內景》者，乃此一篇之義疏爾。流俗又有一篇，名曰《中景》者，尤為繁雜，鄙俚之所傳也。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，多以《內景》三十六章為本經，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。余非學異說者，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。

【黃庭經二】

今《道藏》雖有三十六章，曰《黃庭內景》，而謂此一篇者為《外景》，又有分為上、中、下三部者，流俗所行又別有《中景》者，皆非也。所謂《內景》者，乃此經之義疏爾。《中景》一篇尤為繁雜，蓋妄人之所作也。此本晉永和中刻石，文字時亦脫繆，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為精也。

【黃庭經三】

右《黃庭》別本，續得之京師書肆。不知此石刻在何處，其字畫頗類顏魯公，甚可愛而不完，更俟求訪以足之。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。

【黃庭經四】

右《黃庭經》二篇，皆不著書人姓名。余初得後本，已愛其字不俗，遂錄之。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。造，好古君子也，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，與其藏於家，不若附見余之《集錄》，可以傳之不朽也。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，使覽者得以自擇焉。世傳王羲之嘗寫《黃庭經》，此豈其遺法歟？治平元年十月十三日致齋東閣書。

【遺教經】

右《遺教經》，相傳云羲之書，偽也，蓋唐世寫經手所書。唐時佛書今在者，大抵書體皆類此，第其精粗不同爾。近有得唐人所書經，題其一云薛稷，一云僧行敦書者，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，而與此頗同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。然其字亦可愛，故錄之，蓋今士大

夫筆畫能仿佛乎此者鮮矣。

【小字道德經〈開元二十七年〉】

右小字八分《道德經》，不著書人名氏，亦不知其所自來。或云在明州，其石今亡矣。問今藏書之家，皆云未嘗見也。其字畫精妙，見者多疑為明皇書，而知非者，以其但題御注，而不云御書也。

【唐人臨帖】

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。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，蓋其筆畫精勁，他人未易臻此。按《唐書》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，而玄宗不許。此乃有宋傅攘忻於後，又頗多訛繆，豈後人妄增加之也？然要為可玩，何必窮較其真偽。今流俗所傳鐘、王遺跡多不同，然時時各有所得，故雖小小轉寫失真，不害為佳物。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，分入《集錄》，蓋以資博覽云。

【小字法帖一】

右小字法帖者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，以官法帖私自摹刻於家，為別本以行於世。余因分以為類，散入《集錄》諸帙，而程邈、衛夫人、鐘繇、王廙、宋儋，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。余嘗辨鐘繇《賀捷表》為非真，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。傳摹不能不失本體，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。

【小字法帖二】

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，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，別自刻石以遺人。而傳寫字多轉失，然亦時有可佳者。因又擇其可錄者，分為十餘卷，以入集目，聊為一時之玩爾。其小字尤精，故錄於此。

【十八家法帖】

右世傳十八帖者，實二十五帖，蓋書者十八家爾。而流俗又自有羲之十八帖，然皆出於官法帖也。太宗皇帝時，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跡，集以為法帖十卷，鏤板而藏之。

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，則賜以一本，其後不賜。或傳板本在御書院，往時禁中火災，板被焚，遂不復賜。或云板今在，但不賜爾。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，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。余得自薛公期，云是家藏舊本，頗真。今世人所有，皆轉相傳摹者也。

【雜法帖六】

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，闕其第一，久而始獲。

△一

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，大率意思不遠，眇然都不復有豪氣，但清婉若可佳耳。

△二

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，多閱古人遺跡，求其用意，所得宜多。

△三

羲、獻世以書自名，而筆法相去遠甚。父子之間不同如此，然皆有足喜也。

△四

吾有《集古錄》一千卷，晚又得此法帖，歸老之計足矣。寓心於此，其樂可涯。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閒題。

△五

古今事異，一時人語亦多不同，傳模之際，又多轉失，時有難識處，惟當以意求之爾。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於中書東閣偶題。

△六

老年病目，不能讀書，又艱於執筆。惟此與《集古錄》可以把玩，而不欲屢閱者，留為

歸潁銷日之樂也。蓋物維不足，然後其樂無窮，使其力至於勞，則有時而厭爾。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，則退之所謂「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」，宜為有道者所笑也。熙寧辛亥清心堂書。

【景福遺文】

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，見當時縣有驅使、官衙、直典，然云「米不」者，莫詳其語。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。

【浮槎寺八紀詩】

右《浮槎寺八紀詩》者，自云雁門釋僧皎字廣明作。詩雖非工，而所載事跡皆圖經所無，可以資博覽。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，其上有泉，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。而鴻漸《茶經》及張又新等《水記》皆不載。嘉討校李留後端願守廬州，以其水遺余，因為之記其事。余甚愛山泉，而浮槎水特佳，頗怪前世遺而不錄。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，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。

【福州永泰縣無名篆】

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，世俗多傳以為仙篆。太常博士黃孝立，閩人也，嘗為余言：「其山無名，上多頑石，無復鐫刻之跡，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。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，如車輪循環，莫知其首尾。」又言：「孝立嘗至廣州，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，日夕焚香，拜金書字，號為天篆者，正類此，然不能曉也。」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，曰「勤道守三一，中有不死術」，亦莫知其是非也。

【謝仙火】

右「謝仙火」字，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，倒書而刻之，不知何人書也。傳云大中祥符中，玉真宮為天火所焚，惟留一柱，有此字，好事者遂模於石。慶曆中，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，能絕粒輕身，人皆以為僊也。有以此字問之者，輒曰：「謝僊者，靁部中鬼也。夫婦皆長三尺，其色如玉，掌行火於世間。」後有聞其說者，於道藏中檢之，云實有謝僊名字，主行火，而餘說則無之。由是益以僊姑為真僊矣。近見衡州奏云：僊姑死矣，都無神異。客有自衡來者，云僊姑晚年羸瘦，面皮皺黑，第一衰媼也。嚮時蘇

州有一丐者臥道中，相傳云是得僊者也。自天聖中，余已聞之，後二十餘年尚在。其人姓沈，舉世皆傳為「沈臥僊」，云臥而飲食不漏。州縣吏屢使人監守，或潛伺察之，皆實臥而不起，亦不漏，遂相傳以為神。既而亦以病死。雖素信惑其事，喜為之稱說者，亦不云死時有異也。斯二人者，皆今世人以為僊者如此，故并載之。治平元年上元日書。

【周伯著碑】

右《周伯著碑》者，在今宿州，出於近歲。蓋官部春夫開汴渠，於泥沙中掘得之。其文字古怪，而磨滅無首尾，了不可讀。伯著不知為何人？其僅可見者云「渤海君玄孫，季景長子也」。其事跡不可考，文辭莫曉，而字畫不工，徒以其古怪而錄之。此誠好古之弊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。

【裴夫人誌〈天寶四年〉】

右《裴夫人志》，辭翰瀟灑，固多情思，惜乎不見其名氏。石在長安之萬年。《矮槐文》亦佳，在亳州法相寺。二者皆後得，故續附於此。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，青州山齋書。

【五代時人署字】

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，合一卷。前人遺跡往往因人家告身、莊宅券契，故後世傳之猶在。此署字，乃北京人家好事者，類而摹傳之爾。

【楊凝式題名〈李西台詩附〉】

右楊凝式題名，並李西台詩附。自唐亡道喪，四海困於兵戎。及聖宋興，天下復歸於治，蓋百有五十餘年。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，建隆以後稱李西台，二人者筆法不同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，故並錄於此。

【徐鉉雙溪院記】

右《雙溪院記》，徐鉉書。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、小篆，而筆法頗少力，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，號「二徐」，為學者所宗。蓋五代干戈之亂，儒學道喪，而二君能自奮然為

當時名臣。而中國既苦於兵，四方僭偽割裂，皆褊迫擾攘不暇，獨江南粗有文物，而二君者優游其間。及宋興，違命侯來朝，二徐得為王臣，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採。蓋亦有以過人者，故特錄其書爾。若小篆，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，其筆甚精勁，然其人無足稱也。治平元年上元日書。

【王文秉小篆千字文】

右小篆《千字文》者，江南人王文秉書。其後題云「大唐庚申歲」者，建隆元年也。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，畫江為界以稱臣，遂削去年號，奉周正朔。然世宗特許其稱帝，故文秉猶稱唐，而不書年號，直云「庚申歲」也。文秉在江南，篆書遠過徐鉉，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，文秉人罕知者，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，一點一畫皆有法也。文秉所書，獨余《集錄》屢得之，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。《紫陽石磬銘》者，張獻撰，亦文秉書也。

【王文秉紫陽石磬銘】

右《紫陽石磬銘》。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，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。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，文秉江南人，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，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，但稱徐常侍者，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。「歲在辛酉」，晉天福六年，李昇之昇升元五年也。五代干戈之際，士之藝有至於斯者，太平之世，學者可不勉哉！

【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】

右小字《說文字源》，郭忠恕書。忠恕者，五代漢、周之際，為湘陰公從事。及事皇朝，其事見《實錄》。頗奇怪世人但知其小篆，而不知其楷法尤精。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，蓋惟有此耳，故尤可惜也。五代干戈之際，學校廢，是謂君子道消之時，然猶有如忠恕者。國家為國百年，天下無事，儒學盛矣，獨於字書忽廢，幾於中絕。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，故余每與君謨嘆息於此也。石在徐州。嘉貪四曄二月二十日書。

【郭忠恕書陰符經】

右《陰符經》，郭忠恕書。篆法自唐李陽冰後，未有臻於斯者。近時頗有學者，曾未得其髣髴也。《實錄》言忠恕死時其怪，豈亦異人乎？其楷書尤精也。嘉祐六年九月十五

日，宴後歇泊假閒覽，因題。

【太清石闕題名】

余自至亳，始得悉閱太清之碑，其佳者皆已入余《集古錄》矣，乃知余之《集錄》，所得多矣。惟兩石闕題名未有，今續錄於此，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。

【太清東闕題名】

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，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。裴回兩闕之下，周視八檜之異，窺九井禹步之奇，酌其水以烹茶而歸。十九日書。

【錄目記〈歐陽棐〉】

〈此篇原本無，據他本補〉

《集古錄》既成之八年，家君命棐曰：吾集錄前世埋沒闕落之文，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，豈徒出於嗜好之僻，而以為耳目之玩哉？其為所得亦已多矣，故嘗序其說而刻之。又跋於諸卷之尾者，二百九十六篇，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，已粗備矣。若撮其大要，別為目錄，則吾未暇，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」。賜碩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：嗚呼！可謂詳矣。蓋自文、武以來迄於五代，盛衰得失，賢臣義士、奸雄賊亂之事，可以動人耳目者，至於釋氏、道家之言，莫不皆有。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，則亦可謂難矣。其聚之既難，則其久也，又遂將散而無傳，宜公之惜乎此也。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，事跡之始終，所立之時世，而著之為一十卷，以附於跋尾之後。夫事必簡而不煩，然後能傳於久遠。今此千卷之書者，刻之金石，托之山崖，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。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，豈非以其繁而難於盡傳哉。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，公之志也。熙寧二年二月記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